

陆游诗中的成都（上）

魏 炯 若

在杜甫集中的成都诗，有一些成都的掌故，如石犀、石笋、石镜、琴台等，但毕竟不多。而在陆游的《剑南诗稿》中，成都的掌故就多得多了。这大概和二人性格不同有关，也可能和宋代优容文官有关。杜甫《独步寻花》诗云：“江上被花恼不彻，无处告诉只颠狂”。大约此老的颠狂，只不过偶然一次；而陆游的颓放则是经常如此，故自号曰放翁。试看他的自我描绘：

成都再见春事残，虽名闲官实不闲。
门前车马闹如市，案上文檄高于山。
有时投辖辄径出，略似齐客偷秦关。
日斜仆夫已整驾，顾景欲驻愁嘲讪。
岂知今朝有此乐，放浪一笑开衰颜。

…… —《游圆觉乾明祥符三院至暮》

放翁以南宋孝宗乾道八年壬辰的冬天初到成都，时年四十九岁。到成都的第一首诗就是《严君平卜台》，这勿须多说，现在不是还有“君平街”么？不过他的诗说：

先生久已蜕氛埃，道上犹传旧卜台。

这“道上”两字，说明宋代的严君平卜台乃是在大街上（《蜀中名胜记》引宋京《补亡》诗云：“金雁桥边台观存”可证），当然，自宋以后，成都经过多少次浩劫，城市布局有大的变动，这是必然的。这诗有一条自注说：

“台后有大大井，名通仙井，相传君平所浚。”这口井现在的君平街已经没有了。成都在解放前，居民都是饮的井水，每条街都有井，

并有不少有名的井，如诸葛井、双眼井、铜井、铁箍井等等。陆游八十多岁时，在故乡山阴写的《思蜀》诗里说：“荒台古井无处所”，可见在宋时，成都已经没有严君平的卜台和通仙井了。

据明末曹学佺的《蜀中广记》说，“严君平卜处，土台高数丈。”又说成都卜肆支机石，即“海客携来，自天河所得，织女令问严君平者也。”据此，支机石原应在严君平卜处，才和那一神话故事相吻合。

陆游还有一首《拜张忠定公祠》诗。这个祠早已没有了。张忠定公名詠，朱熹《五朝名臣言行录》说张詠知成都，临去时，交一卷固封的东西给僧官名希白的，说，十年后才可以开看。后十年，张詠死信到成都，“蜀人罢市号恸”。希白就把当时知成都府的官员请来，当面开看张詠所留的东西，才知道是他自己的画像，上面还有自作的赞：“乖则违俗，崖不利物，乖崖之名，聊以表德。”因此就称他为乖崖公，把画像放在天庆观庙子的仙游阁上。又九曜院也有画像，府衙的东南隅又有祠堂。这一段记载说明了建祠的原因和地点，大概就在现今的正府街。《言行录》又引苏轼的话说：“张忠定公治蜀，用法之严似诸葛孔明。诸葛孔明与公遗爱皆至今。”不过今天看来，他是远不及诸葛亮的。他已经很少有人知道，而“诸葛大名垂宇宙”却至今未变。

陆游到成都后还有一首《登塔》诗，惊

叹“壮哉千尺塔”！但没有具体说明塔在何处。诗又说：“雪山西北横，大江东南流”。这是说的在塔上“俯仰隘九州”的实况。仰是望雪山，俯是看锦江，那末说成是成都九眼桥旁的“白塔”，也是说得去的。他另一首《雨中登安福寺塔》诗自注：“俗谓之黑塔”。可见蜀俗喜欢以塔的颜色名塔。

从九眼桥头沿锦江向望江楼走去，不过几十步，右边就是“白塔寺”。塔在寺外的右手。塔是木结构，建在高近一丈的塔基上。在二十年代，白塔寺就已成为居民点，白塔也只剩木架，看来风吹雨打不知已经过了多少年。三十年代就借口危险建筑，木架也拆去，只剩塔基；不久，白塔寺和塔基就全都不见了。据民间的口头传说：塔是张献忠拆的。当时张献忠在成都称王，建号大顺。有人向他说：“桥是弯弓塔是箭，一箭射倒金銮殿”。张就下令拆塔。塔里出现一通石碑，上面刻了四句诗：“建塔余成龙，拆塔张献忠。吹箫不用竹，一箭贯当中。”张献忠见了就不敢再拆。果然张献忠后来在大雾中行军，和清军统帅肃王相遭遇，被肃王一箭射死。这正是诗的后半首所说的事。吹箫不用竹，正是一个肃字。这个说法，也在清人笔记中见过，可能也是来自这一传说。塔的建材是杉木，登塔人都用铜钱去刮，等木材发热，就闻得见杉木的香气。因此塔柱被刮成无数半园形的窝儿。只怕最终被拆毁，也是由于贪图它的木材。

关于成都的塔，《蜀中广记》还说：“唐仪凤二年，敕天下七寺，建塔立石柱二，成都石牛寺即其一。”看来这不会是白塔寺，因为石牛寺在南门。同时白塔寺的规模太小，不足以当全国性的名刹。《广记》说：“佛殿有水眼如井，云与海通。”大慈寺也有此传说。不过成都这类说法太多，甚至天涯石也说是镇海眼的。杜甫的《石笋行》云：“古来相传是海眼，苔藓蚀尽波涛痕。”这些说法，显然都是和早已流传民间的所谓

川西坝原是内海的说法一脉相通的。

陆游有一首题为《先王庙》的诗，自注说：“庙在惠陵北”。

惠陵就是刘备墓。大家知道，庙宇这种地上建筑物的位置可能改变，但埋在地下的坟则是不会改变的。这座墓大约就是这一带古迹唯一可作座标的东西。长期以来，关于刘备墓和武侯祠，有不少的传说和记载。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云：“近有盗发蜀先主墓。墓穴（挖穿），盗数人齐见两人张灯对奕，侍卫十余。盗惊拜谢。一人顾曰：‘尔饮乎？’乃各饮以一杯，兼乞与玉腰带数条。命速出。盗至外，口已漆矣。带乃巨蛇也。视其穴，已如旧矣。”陆游《渭南文集·成都犀浦国宁观古楠记》也说：“唐节度使取孔明祠柏一小枝为手板（笏），书于图志，今见非讹。蒋堂守成都，有美政，止以筑铜壶阁，伐江渎庙一木，坐谣言（民间作歌谣非议）罢，亦书国史。”这两件事，用意都在制止破坏古迹，但前一事假借鬼神，就不如后一事借助于舆论力量。

其实，在清末修理被盗掘的惠陵时，发现墓中并没有棺木，是所谓的衣冠墓。据《水经·沔水·注》说：“诸葛亮之死也，遗令葬于其山（定军山），因其地势，不起坟墓，惟深松茂柏，攒蔚山阜，莫知墓茔所在。”这是因为，当时三国分立，胜负未分，顾虑到尸骨会被敌人加以侮辱。那末，刘备死后，同样也该有这种顾虑。还传说，曹操死后，立七十二疑冢。可见这是当时三国统治者共同的心理。《成都文类》载任渊《重修先主庙记》云：“成都之南三里所，邱阜岿然，曰惠陵者，实昭烈弓箭所藏之地。”可见宋朝人已经知道了不是刘备埋骨的地方。至于今天，人都叫它武侯祠，而庙门上却大书特书“昭烈庙”，可见在成都人民的思想中，主要是纪念诸葛亮，而不是纪念刘备。

陆游在成都时，有《谒汉昭烈惠陵及诸

葛公祠宇》一首。写当时祠宇的情况比较具体：

雨止风益豪，雪作云不动。
凄凉汉陵庙，衰草卧翁冢。
画妓空笙竽，土马缺羸鞵。
壤沃黄犊耕，柏密幽鸟哢。

这里说到当时的惠陵有石翁仲，不过已经倒仆在草里了；又有壁画，画的是妓乐。庙门口还有泥马——大约宋代大小庙宇都是有的，不过泥马的羸鞵都已烂掉了。庙中有很多柏树。庙外就是田，田与庙之间，似乎没有墙，或者墙已垮掉。庙宇的这种凄凉景象，正是半壁江山的南宋社会经济的反映。

陆游还有一首《游诸葛武侯书台》。他在《建安遣兴》诗中又说：“锦城重到疑后期，忽忆书台步月时。”《寰宇记》说：“诸葛亮相蜀，筑台以集诸儒，兼待四方贤士，号曰读书台。在阳城门（东门）路西。今为乘烟观。”《杜光庭录异记》又说：“成都书台坊（街名），武侯宅南，乘烟观内有古井。井内有鱼，长六七寸，往往游于井上，水必腾涌，相传其井有龙矣。”（皆见《蜀中广记》）这是说，东门内有诸葛故宅，后来改建为庙，名叫乘烟观，观内有古井一口，街名就叫书台坊。现在的东门内有诸葛井街，有一口古井。至于读书台，可就没人知道了。

陆游很爱梅花。《剑南集》中梅花诗最多。从他“锦城梅花海”的诗句，可知当时成都的梅花最多。放翁到成都的第二首诗就是《梅花》，接着就是《西郊寻梅》。杜甫的《江畔独步寻花》里说到“东望少城花满烟”，看来也是西郊。西郊直到今天，也是成都花圃最多的地方。东郊狮子山上现仍有花果大队，但是以果木为主，以观赏花木为主的终数西郊。不过现在西郊的花圃，比旧时已有所减少，所以象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”这样美妙的诗意，反而不容易看到了。

陆游出蜀时有《梅花绝句十首》，说到“青羊宫里应如旧，肠断春风万里桥”。可知这两处是当时赏梅胜地。他七十八岁时又有《梅花绝句》说：“当年走马锦城西，曾为梅花醉似泥。二十里中香不断，青羊宫到浣花溪。”青羊宫到浣花溪有二十里路，那青羊宫必不是现在的地点了。他在蜀时还有《杂詠》说：“青羊宫中竹暗天，白马庙畔柏如山。”青羊宫有大片的竹林，这又是一个掌故。白马寺在现在北门与西门之间城脚下的路旁。

当时的成都，不仅西门外有大片梅花，南门外也有。请看他在《江上散步寻梅偶得三绝句》中的描绘：

小园风月不多宽，一树梅花开未残。
制啄敲门嫌特地，缓拖藤杖隔篱看。

钟残小院欲消魂，漠漠幽香伴月痕。
江上人家应胜此，明朝更出小南门。

小南门外野人家，短短疏雨缭白沙。
红稻不须鹦鹉啄，清霜催放两三花。

有人说，这里指的可能是现在小天竺左右的地方。又有《看梅归马上作五首》说“平明南出笮桥门”，“争趁南城未阖扉”，“要识梅花无尽藏，人人襟袖带香归。”此外，他还写了《平明出小东门观梅》、《东门外遍历诸园及僧院观游人之盛》等诗。可见，当时的成都到处都有梅花。

还有值得一说的，就是故苑的“梅龙”。陆有诗题云：《故蜀别苑，在成都西南十五六里。梅至多，有两大树，夭矫若龙，相传谓之梅龙。予初至蜀，尝为作诗，自此岁常访之》。曾敏行《独醒杂志》说：“成都合江园，乃孟蜀故苑，在城西南十五、六里外。芳华楼前后植梅极多，有两大树，夭矫若龙，谓之梅龙。”《成都文类》《梅林分韻》诗王时叙序云：“林本王建之梅苑。树老，其大可庇一亩；中间风雨剥裂，仆地上，盘屈如龙，孙枝丛生直上，尤怪古者凡

三四。”根据以上说法，梅苑即是合江园，梅龙在这里，芳华楼也在这里。地点是在城西南十五六里外。但城经过展修，远的可以变近。因此有人说，即是现在四川医学院所在的地点。还值得一提的是：“成都合江园，盖故蜀别苑。梅最盛。自初开，监官日报府，报自开五分，则府主来宴，游人亦竟集。”（见陆游《梅花绝句》自注）这可以窥见宋代蜀官僚游乐情况的一斑。

仅次于梅花的是成都的海棠。陆游作了梅花诗，接着就作《海棠》（自注：“范希元园”）：

谁道名花独故宫（自注：“谓故蜀燕王宫”）？东城盛丽足争雄！

横陈锦障阑干外，尽吸红云酒盏中。
贪看不辨枝夜烛，倚狂直欲揽春风。
拾遗旧咏悲零落，瘦损腰围拟未工
（注：“老杜不应无海棠诗，意其失传尔”）。

东城盛丽，就指的范希元园。园在东城。园中有晚海棠，放翁说是“繁丽一城所无”。又有一首《观花》说：“不惟燕宫碧鸡坊”。这就是说，碧鸡坊也是海棠极盛处。陆游的《花时遍游诸家园十首》，就全是咏海棠的。其中有这样的佳句：

为爱名花抵死狂，只愁风日损红芳。
绿章夜奏通明殿，乞借春阴护海棠。

陆又有句云：“成都二月海棠开，锦绣裹城迷巷陌。”“成都海棠十万株，繁华盛丽天下无。”“西来始见海棠盛，成都第一推燕宫”，“此园低树犹三丈，锦绣却在青天上”。这些诗句，使我们得知成都海棠繁富的情况，是在南宋全国中所没有见过的。而成都海棠更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树老，因此特别高大。诗句中的燕宫，指故蜀燕王宫，

在陆游当时已成为“张氏海棠园”。见陆游蜀后的《琵琶》诗自注。

陆游上面说：“老杜不应无海棠诗，意其失传尔”，是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。杜甫诗集里，在成都时为什么没有海棠诗？而海棠之在成都，又是如此繁盛突出的花木。问题的提出，是唐诗人郑谷的《蜀中赏海棠》诗：

浓淡芳春满蜀乡，半随风雨断莺肠。
浣花溪上空惆怅，子美无心为发扬。

陆游认为是失传，不大说得过去。因为这样的名花，老杜不会仅赋一首，何至全都失传？《全蜀艺文志》载宋人沈立《海棠百咏序》云：“海棠虽盛于蜀，而人不甚贵”，这一说法似较可信。观赏植物这种情况多的是。郑樵《通志·昆虫草木略》说：“牡丹初无名，故依芍药以为名（名木芍药）。牡丹晚出，唐始有闻，贵游趋竞，遂使芍药为落谱衰宗”，即是一例。至于世俗一般说杜甫的母亲名叫海棠，所以杜甫不作海棠诗。这说法出于一本名叫《王禹偁诗话》的书，原书已亡。书的逸文，还有一条说：“石崇见海棠，叹曰：‘汝若能香，当以金屋贮汝’”，这句话就露出了作伪的马脚。王禹偁是宋代有名的文人，他是不会这样误俗为雅的。

此外，陆游在抚州的时候，还有一首《初春怀成都》诗：

我昔薄游西适秦，归到锦城逢早春。
五门收灯药市近，小桃妖妍狂杀人。

（自注：蜀中入春，惟小桃先开，似垂丝海棠。）

小桃花，今俗谓之小桃红。花似桃而小，枝条亦细，丛立地上。花绝多，开时只见花不见枝。此花非名花，惟以早开见长。从他另一首“小桃花绕薛涛坟”的诗句看来，当时的成都此花也是比较多的。